

许雪樵著

癸未年

瘦石集甲骨文



许雪樵著

癸未年

癸未年



許雲樵 著
馬來亞史
上 冊

出版者 新嘉坡青年書局
新嘉坡小坡大馬路三六三號

承印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香港英皇道三九五號

1961年9月港初版

定價叻幣 \$ 3.50

代序

馬來亞史研究

——為香港大學金禧紀念學術講座而作

東南亞各國除了純粹接受中華文化的越南之外，都是沒有古代史的，馬來亞也不能例外。往日編寫馬來亞史的學者，祇注重歐人東來以後的史實，其實那祇是歐人在馬來亞的殖民史，是不到五百年的近代史而已。一個國家祇有史前史和近代史而無古代史和中世史，未免太不成話。況且嚴格說起來，歐人殖民史也不是馬來亞本身所創造的歷史，馬來亞豈非成為沒有歷史的國家？歷史是國家民族謀繼續生存的精神武器，沒有這精神武器，貌存實亡，豈不可悲？如今聯合邦已獨立，新加坡也自治，不能再沒有一本完整的史冊了，於是一般人「飢不擇食」地將馬來紀年 (Sejarah Melayu) 內荒誕不經的神話，狂妄胡謔的傳說，都拿來當信史讀，甚至稱它作古代史。馬來亞真的沒有古代史嗎？馬來紀年內的神話傳說，可以當作古代史嗎？馬來亞的古代史就祇這馬來紀年內所記的六七百年內的事嗎？你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我就無話可說，不過在三十年前，我就認為：要為馬來亞甚至東南亞，建立起一個完整的歷史體系，如果沒有博聞強記的歷史學家和學貫中西的現代通人共同努力，是無法完成的。馬來亞沒有古代文獻，僅有的一部馬

來紀年，完成於一六一二年，也祇是不上四百年的一部晚出之書。因此，我們要為馬來亞建立起一個完整的歷史體系，非得涉獵華梵墳典，廣事搜求各家攷據，而能融匯貫通，方得集其大成。三十年來我常以此勉人，也無時無刻不在策勵自己。

馬來亞史料的搜求須向外發展，並不足奇，因為馬來亞的一切，都有其「外來」的傳統——這也是它所以成為馬來亞的特徵，地質學家告訴我們，馬來亞的土地是七千萬年前，中國發生的「燕山運動」(Yenshan Movement)所造成，那是它受外來影響的開始。攷古學家告訴我們，馬來亞的人種和史前文化，都是從亞洲大陸移植來的。氣象學家也告訴我們，馬來亞的氣候受季風所操縱，而季風却是中國和澳洲兩地的高低氣壓中心輪流輻散和輻合的結果，從而影響到它的土產和人民經濟活動。最奇怪的，甚至連「馬來亞」或「馬來」這個名稱，也是外來的！更奇怪的，如今馬來亞的八百萬人口中，懂得「馬來亞」一名的來歷和它的意義的竟寥若晨星，你道奇也不奇？

「馬來亞」實在是一個梵文(Sanskrit)地名，最早見於公元前四世紀印度的大史頌 Maha Bharata 裏，說南天竺的淡彌爾(Tamilian)王曾以金船載摩賴耶土產檀香油，恭賀堅陣王(Yudhisthira)的登極大典。另一部古印度的文學遺產，白祭祀明論(Vajasaneyi Samhita Yajur Veda)的註釋百道淨行書(Satapatha Brahmana)也載，當洪水將一片大陸淹沒成為印度洋後，瞻婆洲(Jambudvipa)上

的洪水便退去，摩奴 (Manu) 的方舟擱淺在北部山脈的摩賴耶峯 (Malaya Parvatas) 上，那就是現在叫做麻拉答 (Malabar) 的西部山脈 (Western Ghats)。Malabar 是一個阿剌伯語詞，源出梵語的 Malaya-vara (山國)，在它山麓沿海的一條狹長地帶便叫做 Malayalam (山麓)，原來 Malaya 一詞原義為「山」，如今淡彌爾語 (Tamil) 稱山還是叫做 Malai (馬來)。

這個 Malaya 山和 Malaya 國，不但印度人知道，唐代的中國人也都知道。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卷十秣羅矩吒國 (Malakuta) 條便曾詳細記述秣刺耶山的特產旃檀 (Candana) 和羯布羅 (Karpura) 的識別方法，和大史頌說的產檀香油相一致。至今梵語稱檀香為 malayaia 而摩賴耶山脈 (Malaya Range) 也就叫做「檀香山」 (Candana-adri)。以摩賴耶為西印度國名的，最早見於宋高僧傳卷一，載有摩賴耶人跋日羅菩提 (Vairabodhi 金剛智) 削髮出家，全通三藏 (Tripiṭaka) 後，即遊獅子國 (Simhala, Ceylon)，登楞伽山 (Lanka)，沿海東行，經歷裸人 (Nicobar)，佛誓 (Śrīvijaya, Palembang) 等二十餘國而至中國，那是公元七一九年。公元八五一年阿剌伯人蘇萊門 (Sulayman) 所著東遊記 (Akḥbar al-Sin wa l-Hind)，也提到 Malaya 一國，還是指印度西海岸而不是馬來半島。

不過這印度西海岸的 Malaya，在公元五世紀以前已另有替身，那是風天往世書 (Vayu Purana) 中所描述的 Malayadvipa (摩賴耶洲)。風天往世書是印度雅語文學 (Sanskrit literature) 十八部

往世書中的一部，約成於公元五世紀以前的笈多王朝 (Gupta)，但所詠的史事可能遠在二千年前。根據它的描述，權威學者們都已公認，那是蘇門答臘，而不是印度本土，更不是馬來半島。因為蘇島西海岸，不論山川、景物、以至鞍狀屋頂的房屋和牛車等，幾乎和柯枝 (Cochin) 和叻 (Tavancore) 的風光相似，而它所提及的仙山聖地，在蘇島都有其替身。大摩賴耶 (Mahamaya) 便是海拔一二、四八四呎的蘇島最高峯 Kerinji，而仙山曼陀羅 (Mandora)，該是馬來紀年中所說的馬來民族的發祥地 Si-Guntang Mahameru 山，山下有條河流叫 Sungai Melayu (馬來由河) 該是古代印度移民把故鄉地名命名新殖民地的遺跡之一。這就是印人稱為 Dvipantara (洲間區) 的東南亞地域內最早出現的一個末羅瑜國，見於唐義淨所撰的大唐西域求高僧傳，義淨曾於公元六七二年抵達該地，學者攷為詹卑 (Djambi)，那時已為室利佛逝 (Sri Vijaya) 所控制。

馬來亞一名的轉移到馬來亞，應屬後世之事，不能早於十三世紀。因為我們在元史一二九五年的記事內方始發現「麻里予兒」一個國族名，指的該是目前的新嘉坡，而在這條紀事的三年前，行經這裏的馬可波羅 (Marco Polo) 也稱它作 Malair，但這祇是一個局部的地名，也許在英人控制馬來亞之前根本馬來亞就未曾有過統一的名稱。這是由於地形的自然阻隔，和居留民族心理疇範的分割性所致，不過在二世紀中葉陀利彌 (Ptolemy) 的地理志 (Geographike Synaxis) 中，却曾給它以黃金半島 (Aurea Chersonesus) 的美名，而在中國，姚思廉於六二九年所撰的梁書內，

構它作頓遜，並且把半島叫做「海崎」，說它「迴入海中千餘里，船舶未曾得經過」，也是實情，因為在七世紀以前，中印雙方的海上交通，都取道克拉（Kra）附近，橫越地峽換船前進的。六世紀初，地峽上有個國家叫做狼牙修，現在一般史家都根據伯希和（Paul Pelliot）論斷，以為就是作於一三六五年的爪哇史頌 Nagarakretagama 內提及的 Lengkasuka 在今吉打峯（Gunong Jera）下，現在尚有一條小支流保留着這名稱。但我以為狼牙修和 Lengkasuka 不能拼為一談，前者是接受印度文化的蒙古蔑人的國家，後者才是混血馬來人（Deutero Malays）的國家，而且方位也不同，據隋書所載，六〇七年常駿王君政奉命前往赤土國（Singora），行程所經的「狼牙須國之山」和「鷄籠島」而推斷，狼牙修該在北緯十度，地峽東岸的春蓬（Chomphon）。在它東南隅海中的兩個海島 Koh Lang-ka-ciu 和 Koh Rang-kai 就是狼牙修國之山和鷄籠島。前者的對音不說自明，而後者更有趣，koh 泰語為「島」，rang 為「籠」，kai 為「鷄」，因為泰語的形容詞須放在名詞之後，中泰對照一目瞭然，因此，我覺得要研究任何東南亞國列史，不僅馬來亞史，非得多多增強我們的語文知識不可！最近我在編著這本馬來亞史時，遇到許多考證上的疑難，都得憑豐富的語文知識，予以解決。例如東西權威學者都以為佗利彌地圖中，在黃金半島西海岸的 Takola，就是梁書中天竺傳所提及的「投拘利」一地名，其實中國載籍中也根本沒有投拘利這個地名，原來他們把「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兩句讀成一句，又把動詞「投」混入地名

中，來遷就 Takola 的三個音級，博學多聞如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藤田豐八 (Fujita Tomohachi) 也都跟着走。其實拘利一名，屢見中國載籍，也就是佗利彌的黄金半島東海岸的 Coli 一地。至於 Takola 却是新唐書中屢見的哥谷羅，因為 Takola 源出梵文 Takkola 義為「白荳蔻」，也作 kakkola，本草拾遺作「迦拘勒」，酉陽雜俎則說自伽古羅來的白荳蔻本叫「多骨」，阿剌伯文獻中作 Qagullah，也是白荳蔻而兼地名，「多」「哥」二音相通，所以 Takola 就是哥谷羅。為了學術的進步，我們不能不指出權威學者們的「千慮之失」。

不知是否尊重前輩之故，抑或後學太自甘暴棄，有許多明顯的錯誤，却數十年來一直為人轉輾引用而沒人發覺，例如五十年前，英國學者祈利尼氏 (G.E. Gerini) 的鉅著佗利彌東亞地誌之研究 (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 Asia) 中，考通典中的班斗為馬來亞西海岸凌宜河 (Sungei Lingi) 旁 Bantau 一名的對音，五十年來向為學者不加思索地引用。當我在寫馬來亞史，涉及班斗時，因通典說它是扶南 (Phanom) 南渡金鄰大灣 (Gulf of Siam) 的四國之一，其他三國都證明在馬來亞東海岸，獨這一個忽地在西海岸，不禁使我生疑；待我把地圖詳細一查，竟找不到 Bantau，但在凌宜河旁却有華人俗稱晏斗的 Rantau，原來他把R看作B了。由這一點使我明瞭，馬來亞對這些，根本認為「雕蟲小技」，無足重視，所以本世紀來，雖有許多權威學者作馬來亞史的研究，但除了以近代史為主的溫士德爵士 (Sir R.O. Winstedt) 的傑作外，竟沒有人能

為馬來亞不憚煩地從事編寫完整的歷史體系，以致我鼓吹了三十年，還只好自己來任「廖化作先鋒」，編著一本草創的馬來亞通史。

平心而論，編著馬來亞的古代史和中世史，的確困難重重，一名一詞，常耗費我們不少精神和時間去考證，甚至需窮年累月，不絕推諉，方能解決。例如柔佛古名烏丁礁林（見明史及東西洋考）的為 *Ujong Tanah* 的對音，我曾費了不少心思才把它解答出來。原來「丁」字為「寸」字的刊誤，「烏寸」為巫語 *ujong*（盡頭）的對音，而「礁林」在閩南方音本讀作 *sa na*，為原名 *tanah*（地）的確切對音。目前閩南地名白礁、黑礁，都讀作 *pe-ta, o-ta*，馬來亞州名 *Kedah*（吉打），也有俗寫作吉礁的。「林」字如為姓氏，讀作 *lin*，但樹林便說作 *chiu na*，同安有村名杏林，方音便喚作 *Hin-na*。由此可知，古譯何等貼切。

三十年來的苦心孤詣，使我覺得不致白費的，是為新加坡發現了一個一千七百年前的古名蒲羅中國，巫語便是 *Pulan Ujong*，那是我為三世紀時康泰所著的吳時外國傳輯佚時所發現的。原文見太平御覽所引：「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其俗食人。」「極崎頭」便是半島的盡頭，馬來半島的盡頭是新加坡島，柔佛古名既叫作 *Ujong Tanah*（地極），那麼新加坡叫作 *Pulan Ujong*（極崎頭洲）自無不妥。

歷史是人類經驗學識的累積，馬來亞史却是東西權威學者考證心得的結集，但百丈巨鍊，如

有一環不固，必致盡棄全功，因此我們對每一個小問題都當全力以赴，以求完善。為求完善，不當故步自封，儘量吸收外來的資料和外人的貢獻，以資充實。不但遠古的一切都是外來的，就論目前周遭的一切，還循着這個傳統：我們賴以為經濟命脈的橡膠，是從巴西傳入的，我們已定為國語的馬來話，不但吸收着難以數計的外來語詞，甚至連所用的兩種文字——阿剌伯化的「Arab」和羅馬化的「Rumi」——也都是外來的，目前已構成八百萬人口的華印三大民族，也都是最近一千年內分別移入的。典章制度，宗教信仰，全都是外來的。馬來亞的本位文化，便是由這許多多外來的因素所混合形成，歷史研究豈能例外？所以我們除鼓勵馬來亞的各族同胞急起直追，共同努力外，仍希望外國的權威學者繼續賜予寶貴的貢獻！

許雲樵，一九六一、八、二八、於南洋大學南洋研究室。

上冊目次

代序

第一篇 緒論·····	一一—二〇
-------------	-------

第一章 馬來亞名稱溯源·····	一
------------------	---

第二章 馬來亞史的研究·····	二三
------------------	----

第二篇 史前史·····	二一—五六
--------------	-------

第三章 史前時代的馬來亞·····	二一
-------------------	----

第四章 馬來亞的史前文化·····	二六
-------------------	----

第三篇 古代史·····	五七—一三〇
--------------	--------

第五章 亞歐古籍中的馬來亞·····	五七
--------------------	----

第六章 興替靡常的古列國·····	七五
-------------------	----

一 都元國（都昆、都軍及屈都乾）·····	七五
-----------------------	----

二 諶離國（答那思里）·····	七七
------------------	----

三	皮宗國（比嵩及毗宋）	七八
四	頓遜國（典孫及典遜）	七八
五	拘利國（九離、九稚及句稚）	八二
六	班斗國（邊斗）	八四
七	蒲羅中國（梁祚魏國）	八五
八	盤盤國（溢溢洲）	八七
九	狼牙修國（梭伽修、狼牙須、郎迦戌、凌牙蘇家、凌牙斯加、龍牙犀角及狼西加）	八九
一〇	丹丹國（單單、咀咀洲及單咀）	九四
一一	赤土國（僧祇城及師子城）	九六
一二	箇羅（哥羅富沙羅）	一〇一
一三	哥谷羅（葛古羅或伽古羅）	一〇四
一四	羯陀（吉陀、吉達、吉礁及吉打）	一一一
一五	羅越	一二三
第四篇	中世史	一三一—一八一

第七章 源遠流長的土邦……………一三一

一 吉陀（吉達及榕城）……………一三三

二 加羅希（斜仔）與日羅亭（柴歷亭）……………一五九

三 丹流眉（登流眉及丁流眉）與丹眉流（州眉流及甘眉流）……………一七二

四 單馬令（丹馬令）……………一八一

五 佛羅安（佛囉安及佛來安）……………一九二

六 孫姑那（東冲古刺、宋脰勝、宋脚及宋卡）……………一九八

七 大泥（淳泥、太泥及北大年）……………二〇七

八 吉蘭丹（急蘭亦帶、急蘭亦膊、急蘭丹及單咀）……………二三二

九 登牙儂（丁家廬、丁呵兒、丁加下路、丁機宜、丁機奴及丁嚙奴）……………二四四

一〇 蓬豐（彭坑、彭杭及彭亨）……………二五〇

一一 戎與烏丁礁林（柔佛）……………二六一

一二 單馬錫（淡馬錫）龍牙門（凌牙門）與麻里子兒（舊柔佛）……………二六九

插圖目錄

太古時代馬來亞地形變遷圖	二二
馬來亞舊石器——淡盤文化	二八
賈平文化中石器	二九
馬來亞發現賈平文化之岩洞分佈圖	三一
彭亨笮埠歌朝退發現的新石器	三四
新石器時代檳榔樹皮杆	三五
馬來亞出土之新石器一斑	二六
平鑿與圓鑿	二七
彭亨出土未完成新石器手鐲	二八
新石器時代陶盆	三九
馬來亞出土之繩紋陶器碎片	四〇
瓜家所發現新石器時代之陶器	四一
有脚的陶盆	四二
瓜家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男子骸骨	四三
瓜家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女子骸骨	四四
瓜家發現的磨光石器	四五
巴生和單馬令河畔發現的銅鼓殘片	四六
一九〇五年巴生發現的銅鐘	四八

吉打華玲所發現的拳傲銅器之石手斧·····	四九
威省出土波羅婆梵文石刻·····	五〇
波羅婆紅玉髓印章及金戒指·····	五一
石錢·····	五二
彭亨發現馬來人稱為猿骨的鐵器·····	五四
佗利彌氏想像中的東亞地圖·····	六〇
十四世紀巴黎描繪的佗利彌地圖·····	六一
蘇河與彭亨河之間的搬運道·····	七〇
馬來半島古國圖·····	七六
順遜圖（三才圖會）·····	七九
威利斯省發現的梵文古碑·····	一一二
中世紀時馬來亞形勢圖·····	一三二
吉打古邦政治中心區·····	一三四
金花圖·····	一五〇
登流眉（三才圖會）·····	一七三
單馬令圖（三才圖會）·····	一八二
單馬令河邊出土的單馬令刀·····	一八四
佛囉安圖（三才圖會）·····	一九三
和漢三才圖會——太泥·····	二二七
龍牙門圖·····	二七八

馬來亞史

許雲樵著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馬來亞名稱溯源

馬來亞的在馬來半島，本不用解釋，但馬來半島的稱爲馬來亞，則有待闡述，因爲在目前馬來亞固然在馬來半島，但往古馬來亞一名，並不指馬來半島。那麼，馬來亞究竟指什麼地方？馬來亞一名從何而來？到什麼時候才稱馬來半島或馬來亞？馬來亞一名未傳入前，稱作什麼？這些都是我們研究馬來亞史者所當先加探究的。「馬來亞」是 Malaya 一名的譯音，Malaya 一名，最早見於印度大史摩訶跋羅多 (Maha Bharata) ① 和百道淨行書 (Satapatha Brahmana) ②。據前

- ① 摩訶跋羅多爲世界最長的史詩，凡二十萬頌，是古代印度神話傳說的寶庫，內容以俱盧 (Kurus) 和般度 (Pandus) 二族戰爭十八天爲經，穿插不少神話故事。這史頌最初出現的時代，約在公元前四世紀，而成於公元後一世紀。
- ② 百道淨行書爲印度古代吠陀 (Veda) 文學中，白祭祀明論 (Vajasaneyi Samhita Yajur Veda) 的註解，其編著年代，似不能早於八世紀，但流傳在司祝們口頭上已好幾世紀了，因爲印度的文獻最初都是傳誦的，後來才爲人輯集成書。